PL
2705
O8S5
1725
v.3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三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建 在都 錄

陳大士曰、隆準公、大耳見、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爲於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荊州愛將朱伺每戰輒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貿也、合二端觀之天下事必

有氣而能忍者勝

吾梁吹臺在城南是師曠作樂處梁孝王改爲繁臺班史稱吹臺爲平臺謝惠連於此作雪賦又名雪臺繁音婆今尚有繁塔予同學諸生有繁居正者臺下人魏有繁欽又述異記蠡臺梁孝王築於菟園中以迴道似蠡也今不知在何所然繁臺上有塔從下而上實作蠡形與他處塔製異蠡臺或即繁臺歟

天中記載密縣有慈亭慈急也予讀書密之超

化寺兩載、每詢親識、皆不知其處、
漢書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葢取天上南
宮太微之象、今惟禮曹得稱南宮何也、
劉賓客嘉話、公常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
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稱公者、即劉賓客也、
靈運鬚。昭明脛。是的對。皆文人死後之阨、
葆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
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
搥鼓、今之工琴者、類不畜爪、但搊箏、則繫義甲、

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爲異。取羯鼓來爲吾解穢。正不樂肉聲者。

漢楊終、字小山、爲校書郎、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然則史記曾經刪定。非本書矣。更不知刪去何等。或刪本與原本並行。後世獨行原本耳。

予家江右、諸昆季至金陵、呼柿餅曰椑乾、金陵人恒笑之、按前地里志、梁侯園有烏椑八九稜、椑、柿也、則所呼正是、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碁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爲何事矣　今人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捶琴更多意態

東觀漢記盧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此六朝文士隸事之始

坡仙云孔文舉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詩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

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予在萊濰作無事堂嘗曰有客時學北海無客時學淵明意但飲酒耳不知者以爲地近荅公堂有所慕而爲之予滋愧矣後一令至曰邑可無一事耶命撤之諸生于鳴岐藏於家

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爲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

子嬰也世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眞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

集吠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慾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横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

梁玉立曰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眞定人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爭訟先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顧其名不傳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眞定有太和王先

生者雖布衣有聽斷才不可招致曷以禮聘之守於是飾車馬遣吏造先生先生曰余窮鄉鄙人何所知顧辱太守召駭觀聽乎使者再請乃許既至守爲罄折具賓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坐廳事兩造具陳已先生遂爲指某囚某詞中有間由此細鞫情僞可立剖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視一訊即服如先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以金先生

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今衣冠甲中山史氏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也州郡吏競爲毛鷙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不自已出士即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閈泯泯以沒耳先生以布衣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閭一何偉也而太守愼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

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卽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爲功曹椽屬往往游歷以至公卿列侯後人囿於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之任顧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矣

坡公書淵明飲酒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詩後正飲酒不知何緣記得許多事余謂正緣記

得此許多事不得不飲酒

劉子威好爲聱牙詰屈之文吳人推服之無敢後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鈎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姍笑子威聞之大怒訴于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能改口沓舌妄訕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益嗤子威見虞山詩人傳每讀此輒爲失笑

石林老人避暑錄話云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

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偃後八字、曲盡古人爲老人製器苦心、記此以佐祝噎。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鐫、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

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冕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為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鐫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始爲全璧未可爲此刻誤也宋末賈秋壑亦倣說郛爲悅生堂隨抄亦百餘卷不知今尚有傳本否

徐文長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

賦既以四裔語譯字生識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譎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訴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詈矣

避暑錄話載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韓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

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為魏公客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為法也予謂文公帖子石林老人論之詳矣端明跋僅十七字摹寫楊文公憐才愛士之意

飛動紙上使千百世下讀之驟欲泣下筆墨何
物能感動人如是
馬旻徠之驪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
葢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
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遯實未臣周此不足辯而
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辯也予有亂臣十人
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閫
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
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

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卽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闔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

辯、如晝寢章先君謂晝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堊、春秋僭亂成風、宰予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晝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晝字、三宿而後出晝、又讀作畫、即畫也、亦是晝字、晝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

豫章陳與霸常言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逞臆横議。爭訟一時。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

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不尚矜爭。及其衰。合縱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為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為僞學。而幾噬之。由斯以觀。竪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竪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為古樸。塡砌者以六朝為治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

其愚而造之者以爲得意始也不過文人之矛旣也遂釀兵爭之禍吾輩不可不知戒也與霸名孝威大士仲子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

復善揣骨相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者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句一時稱之

避暑錄話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文忠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

歐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辨裴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余夜讀此而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世有退然自以爲不足以重人而必求其人以重之者否有憐人之才必求其人以重之作書辨裴送之京師者否有

與其人嫌隙復敢達以書薦以士者否有得嫌隙人所薦士渾忘其所自來極力推譽使驟有聲譽者否抑有進身之後不忘所自四十年無纖毫輕重於彼此者否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喬鉢曰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三百本歲甲申郏賊盡剪之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郏令具衣冠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

塜子由西有四塜、無題名、前竪一碑、列四氏六公子名、爲簟、爲符、爲箕、爲簫、爲筌、爲籌、亦無墓、拔子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比至淮、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即死、葬我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州、置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當目、是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鍾情於此、必有取爾也、墳之外有二塚、數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塜、爲盜發矣、俯

其穴得誌銘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無之乃中州之慘至令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亦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磧磈中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十六屑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遲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昆季皆人所未聞也

萬茂先自序其詩經偶箋云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難[illegible]

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歎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弊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竈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下風來到反矣此說古今未有可謂思入風雲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興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裌頭巾令深厚袹耳人皆學之名爲許公袹耳此後世著煖耳之始

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向府病瘳、似朝士終無死法、求仙者何必十洲三島乎。

漢書、成帝時、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帝按圖緯、得王延世、徵拜河堤使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帝嘉之、改元河平、　此今治河下埽之始、但今易以柳枝葦條耳、潰金堤灌四郡之水。在今日恐經年不辦、三十六日何神速也。古人

作事如此。

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起於宋陳希夷寒在五更頭之說、余既以意論之矣、今是處皆五更三點、而各禁中間五更五點、客有詢其故者、余笑應之曰、總是不放人行之意、

詹去矜曰、始余將有事閩越、閩渡浦城、買一舴艋、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桯杌而不安、扳薄纔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

鑄而出相去纍黍輒成虀粉水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鷙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非材凌經險必有攸濟況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復何虞於傾覆哉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為祭酒、時閹振擅權、公獨與抗禮、不為下、又不賀其生辰、振不覺、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彝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竝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為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

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爲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帕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析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爲不樂奏上太后即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爲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爲壽董崇相曰夫權璫爲朝廷進香文廟欸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

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爲之
刻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
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爲公所厭以今人
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捐念從中導贊卒
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爲飢德
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貫爲趙司業金掌儀以
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懽不之怨且願受
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由俊厨諸君子
下耶計閹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illegible]

天恩飛擇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有聞闔振氣焰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慨發者聊筆之

寧國論曰蜀中本無猿猱爲德陽山谷洞中攘攘而出轉轉漸夥自爲夫婦而晝多夫土乾則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右見續博物志　今以一盂水置几上雖極清者不數日自然有滓不數日自然有微蟲蠕動於中

則知此言是萬古之先人生定論。
錢穆決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
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志、今
蹄作提非也、葫音鶻、作胡讀亦非矣、一俗言訛
二字、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譸
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昊之說、
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爲此
言以恐嚇將帥、冐取功名耳、即有此二人。未必

即是王猛未必能用曩胥試觀關宗入幕所稱蓋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以爲异即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

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曉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覩今日　右陳徐陵謝勑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漢宮殿圖畫聖賢見此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右梁任昉爲東宮謝勑賜孟嘗君劍啓○田齊物、至蕭梁猶存、好古者所必收也、昉啓洪騈夽亦佳、

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爲界、琢釘其中、先以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爲主、出界者負、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被收時、兩郎方爲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議論繇是可笑與其為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入目即入目亦置若未見

陳士業荅張謪宿書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有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袒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為皆忠孝大節即其詭託箕巫陰去分宜之相

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眞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事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攜蒯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騶儈

傭夫廝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咸
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
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旁有二人犯相
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其一
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天下
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
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
見侮於褒衣博帶之儔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
兒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

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

鴛鴦之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狐銜其子見白孔六帖鴛鴦陸產自昔未聞狐性淫鴛鴦特艷故效此媚耳然人未經見

吳俗以正月三日為田生日見無顏錄留有生日亦大奇東方朔占書八日為穀何不以八日為田生日

闔郡邑誌書中多載郭璞讖武彝志載九曲溪

頭有晉郭璞題識曰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
蒼氣象雄雨水護纏歸洞府諸峰羅立拱辰宮
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狻猊對面崇玉珮霞衣
千萬衆萬年仙境似空同璞時詩體便有七律
便有晉安惡濫觚之七律眞可發一噱諸誌中
如此類者甚多編者皆存而不刪不解其故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
瞽未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
諸兄呫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旣畢益

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别精核蕴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晝心通罔有遺隱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迴

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躐
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
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
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篾集及唐詩解
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
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
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
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

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淩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擬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戸口邊疆卯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

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旣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淸。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諸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爲三百篇矣、嗣後爲五言、爲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

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彼其字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凉州詞閨怨既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乎少陵雄視百代前無古人集中如兵車出塞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沉雄悲壯感慨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自李于鱗擬議變化之言出耳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闚靡誇多每詩集一帙

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不諧音節都舛猶然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良可悼嘆夫以一人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美人忽摹壯士忽爲衰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驂鸞駕鶴之神仙大似百戲排場子弟鞾笑俱假趨向由人亦勞而少功矣即如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剌剌不休用心無用之地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

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風雅掃地盡矣故曰樂府可無作也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髋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鋟唇尾氈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

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未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又跋楊通移居圖、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髫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

兒坐母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穆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有明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侍詔熙寧易元吉以画猿麞

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詰度水羅漢世画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黿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度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昌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諸跋可謂善於形容今雖未見其畫

讀諸跋尚覺依稀隱顯都在目中反疑諸畫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而已

隱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檇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无定體強名曰

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覩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

矜爲不傳之祕、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孑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子弟。輒爲低囘竟日。先生闡發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

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遐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弘緒拭目俟之矣

宋劉後村云世傳李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近戴道默云長吉白玉樓事余未之敢信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

以尾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鼇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太夫人憫惜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螯焉緋衣之召亦曰才之瑰瑋者世罔或知知我者其帝乎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葢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

師各師其黨日久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輩所笑哉此極平心之論

李廷春曰漂母事别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奇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卻王孫數言凛凛烈丈夫風槩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多者謂母有太功於漢非耶竊獨怪信之後也

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叛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也哉信不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市賈之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爲也況號爲善將者乎淮人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信功在漢而韓氏爲不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食於淮者數世不絕君子於是悲信之無術而甚漢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

夔信不夔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王母子死於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高陵何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白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也哉

却掃編、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為不佳者盍自為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慎不可

有所藏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即妄誕之能禁其不傳否

却掃編載劉嚚之侍御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常以此驗之誠然余幼時聞先君言中年張太保孟男方七歲有客過其太翁值翁他出太保代父肅客自晨至午既無他語亦未常少

移徙。正襟危坐。待父歸。始揖而退。人以此奇之。

後卒爲名臣。

後魏散騎侍郎兼尚書盧昶、時雒陽縣獲白鼠、昶撿瑞典。外鎭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表諫、詔荅嘉之、

〇瑞典今不傳矣。幸留數語。當入雒陽邑志。南中二十年前。白兎甚多。初亦珍重。後値極賤。西士畢金梁曰。此名鼫鼠。非白兎也。瑞典所言。或是此類。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慷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

追報孔坦書　追報亡友見此

昔鉏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又滔母孫楚即賦空侯者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邪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術之讓云云 使美新果出于雲則宓亦嘗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聖師耶焦澹園爲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爲助

陳壽有季漢輔臣記其爲蜀漢無疑近謝少連改季漢書猶壽語耳安足詫乎

博物志曰上芝爲車馬故樂府有芝車語芝之如車亦异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之亂劍吐黑煙屬天此爲尤異吳園次詢予異芝名余舉此以復道書

句曲山有五芝。求芝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第一芝名龍仙。二名參成。三名燕胎。四名夜光洞鼻。五名料玉。食之者位爲列眞。此亦可備芝名之數。

楚詞夕始臨乎微於閭。注。東方玉山醫無閭。一名微閭。如楚詞一名微於閭也。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

荅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
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即鎮西
蜀、 此揣骨相之始今特村盲畫鄙爲之耳、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
爲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
照歌舞則明、虞衡志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
禾、以機軸織經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饞
燈之說名奔鯙又魚也、懶婦三化水陸呈形然
乎。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游於其間也、莊子庖丁本此而稍支矣、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爲桓溫書扇、誤爲墨污、因就成一駁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之而歎、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又桓簡書羊孚雪贊於扇、又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戢蟬雀扇、顧景所畫、又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地、便覺萬里爲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古人書

書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駝紐、列矦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太子將相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討其私紐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

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

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所剏　十二辰堆即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驛騎慮有淹遲故置堆以紀去來之候耳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為古曲也右見古今注

相如有詩見此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　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荀輿能書常寫狸骨方（理痨方）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見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三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

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右見升菴丹鉛錄、辯誠是也、第未明證何以如豆蔻花、按桂海虞衡誌曰、紅豆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乳、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蕊心、

有兩瓣相並詞人托典曰比目連理云讀此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之俗又友人言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鴛鴦花凡媒妁通信與郎家者輒贈一枝爲信

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見續博物志今知上巳不知上辰

因樹屋書影第三卷終